



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

梁启超 著



013032036

I206.2
120

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

梁启超 著



F206.2
120



北航

C1639157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 / 梁启超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3. 4

(新原点丛书)

ISBN 978-7-5458-0706-6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6801 号

责任编辑 梁健民

技术编辑 丁 多

装帧设计 郦书径

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

梁启超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×965mm 1/16

印 张 22.75

字 数 280,000
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706-6/I·231

定 价 36.00 元



北航

C1639157

出版说明

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，随着中国发生“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，中西封闭的地理、文化格局解体，中西交流日益增多，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投入极大的关注。无论是传统学者的自觉转型，还是留洋归来学人用西学治学方法研究探讨中国文化，传统的学术主流研究方法与西方的实证法、诠释法等交汇，激荡出不少新思想和新观念，这种学术方法上的创新，使民国学术面貌为之灿然一新，产生了一个卓然的学者群落。这批民国学人不管是秉持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，还是守望知识度人、学术纯粹的天空，他们都以自己的思想、人格、学识、修养，为那个时代建立起了各个学科的新型学术范式。

时代发展到今日，那些当年建立的新型学术范式仍然规定着我们当下的学术研究路径。无论人们如何标新，如何骄傲，民国学人作为一个整体，像山一样绕不过去。事实上，他们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原点所在。

上海书店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传统文化、文史资料、学术精品的整理和出版，《新原点丛书》本着这一出版传统，将优秀的民国学人的学术成果不断介绍给读者，希望这一举动能给当代学人的学术研究带来某种便利。

目 录

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	1
古歌谣及乐府	3
周秦时代之美文	92
汉魏时代之美文	101
唐宋时代之美文	177
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	 183
 屈原研究	 259
 陶渊明	 285
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	289
陶渊明年谱	312
陶集考证	334
 情圣杜甫	 343

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

古歌谣及乐府

序 论

韵文之兴，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。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（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）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，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，并无意要它流传。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，所以好的歌谣，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。其感人之深，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。

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，歌谣的字句、音节是新定的，或多或少，或长或短，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，尽量发泄，发泄完便戛然而止。诗呢，无论四言、五言、七言乃至楚骚体，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数、句法和调法，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多少总不能免。简单说，好歌谣纯属自然美，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。

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，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。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，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。譬如美的璞玉，经琢磨雕饰而更美；美的花卉，经栽植布置而更美。原样的璞玉花卉，无论美到怎么样，总是单调的，没有多少变化发展。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，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。诗的命运比歌谣悠

长,境土比歌谣广阔,都为此故。后代的诗,虽与歌谣划然异体,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,一时代的歌谣往往与其诗有密切的影响。所以歌谣在韵文界的地位,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。

歌谣自然是用来唱的,但严格论之,歌与谣又自有别。《诗经·魏风·园有桃》篇:“我歌且谣。”《毛传》云:“合乐曰歌,徒歌曰谣。”然则有乐谱者谓之歌,无者谓之谣。虽然,人类必先有歌而后有乐,凡歌没有不先自徒歌起者。及专门音乐家出,乃取古代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,于是乎有合乐之歌,则后世所谓乐府也。

诗并不是一定用来唱的,“不歌而诵”的也是诗之一体。但音乐发达的时代,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,几乎有诗乐合一之观。《史记》说:“《诗》三百篇,孔子皆弦而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”大抵《三百篇》里头,除三《颂》或者是专为协乐而作诗之外,其余十五《国风》多半是各地“徒歌”的民谣,二《雅》则诗人所作“不歌而诵”的诗。自孔子以后,却全部变成乐府了。后世乐府,其成立发达的次序,大概也是一样。

乐府之名,起于西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“自孝武立乐府(官名)而采歌谣,于是有代、赵之讴,秦、楚之风。皆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。”这几句话叙乐府来历,大概是不错的。但有当注意的一点,当时是采歌谣以入乐府,并非先有乐府而后制歌谣。大抵汉代乐府可大别为二类:其一,《郊祀》、《房中》诸歌,歌词与乐谱同时并制,性质和《诗经》的三《颂》略同;其二,即乐府所采之民谣,其中大半是“徒歌”,而乐官被之以音乐。《铙歌鼓吹曲》之《朱鹭》、《思悲翁》等十八调,《横吹曲》之《陇头》、《折杨柳》……《相和歌辞》之《鸡鸣》、《乌生八九子》、《陌上桑》等皆是也。(看第三章)性质和《诗经》的十五《国风》略同。汉乐府属于第二类者盖十而七八。此类乐府,大率采各地方之诗,而还被以各地方

之乐。^{〔1〕}但后来有其诗而亡其谱，音节之异同，久已无考了。

汉代乐府，谅来都是能唱的（最少也可以徒歌），所以和普通的诗可以划然分出界限。魏晋以后，用乐府的调名来做五言诗的题目，虽号称乐府，已经和“不歌而诵”的诗没有分别了。此如《三百篇》与乐相丽，汉以后的四言诗便与乐相离；宋词与乐相丽，元、明词便与乐相离；元、明曲与乐相丽，近人曲便与乐相离。虽时代嬗变不得不然，然而名实之间，却不可含糊看过。要之乐府一体，自西汉中叶始出现，至东汉末年而消沉。乐府在汉代文学史的地位，恰如诗之在唐，词之在宋，确为一时代之代表产物。过此以往，虽继续摹仿者不少，价值却完全两样了。

南北朝以降，摹仿汉乐府的作品，已并吞在五言诗范围中。但其时却另有一种类似乐府之短歌谣，其格调和当时诗家的诗大有不同。把几个时代这类作品比而观之，可以见出数百年间平民文学变迁的实况。

本卷所叙录，以汉乐府为中坚，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，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。魏晋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，则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，不复在此论列。

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

歌谣既为韵文中最早产生者，则其起源自当甚古。质而言之，远在有史以前，半开化时代，一切文学美术作品没有，歌谣便已先有。试看现在苗子，连文字都没有，却有不少的歌谣。我族亦何独不然？虽然，古歌谣发达虽甚早，传留却甚难。不著竹帛，口口相传，无论传诵如何

〔1〕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载有“吴楚汝南出诗十五篇，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，邯郸河间歌诗四篇，齐郑歌诗四篇，淮南歌诗四篇，在冯谖秦歌诗三篇，京兆歌诗军易五篇，河东蒲反歌诗一篇，洛阳歌诗四篇，河南周歌诗七篇，河南周歌诗声曲折篇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，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。”可见当时乐府，以地为别。又别有所谓“声曲折”者，则乐谱也。

广远，终久总要遗失。何况歌谣之为物，本是当时之人自写其实感，社会状况变迁，情感的内容亦随而变，甲时代人极有趣的作品，乙时代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味。现代欧美一时流行的曲子，过了几年便无人过问者往往而有。况于一千几百年前的古歌，想他流传不坠，谈何容易！现在古书中传下来这类古董，也有好十几件，我们虽甚珍惜，却有审查真伪的必要。

最古之歌谣，见于经书者，有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：

股肱起哉，元首喜哉，百工熙哉。

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

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。

上歌见《尚书·皋陶谟》。在我们未能把《皋陶谟》的编辑时代从新考定以前，只得相信他是真。那么，这三首歌便是中国最古的古歌，距今约四五千年了。但即令是真，也不过君臣谈话之间，用韵语互相劝勉，在情感的文学上，当然没有什么价值。

《尚书大传》也载有性质略同的三首歌：

卿云烂兮，纠漫漫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明明上天，烂然星陈，日月光华，弘于一人。

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。四时顺经，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，

配天之灵。迁于贤善，莫不咸听。惊乎鼓之，轩乎舞之。

菁华已竭，褰裳去之。

这三首歌，就诗论诗，总还算好。第一首且已采作国歌了，但以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，这诗的字法、句法、音节，不独非三代前所有，也还不

是春秋、战国时所有，显然是汉人作品。《尚书大传》，相传是伏生作，真否已属问题，就算是真，伏生已是汉初人了。据说第一首是帝舜倡，第二首是八伯和，第三首是舜载歌。显是依傍《皋陶谟》那三首造出来的无疑。

此外还有什么帝尧时代的《击壤歌》（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”）见晋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；什么帝舜的《南风歌》（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）见晋王肃的伪《家语》。娘家的来历先自靠不住，更无考证之余地了。（伪《列子》有尧时《康衢歌》四句，全钞《诗经》。此外各书还有尧舜时歌数篇，皆无征引之价值。）

《离骚》说：“启九辩与九歌兮，夏康娱以自纵。不顾难以图后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”据此，则夏代的歌，战国时或尚有传闻，但其辞当已久佚了。枚瓚伪《古文尚书》、《五子之歌》篇因此造出五首诗来，近人久已知其伪，不必辨了。要之夏代歌诗，一首无存。无已，则《孟子》书中有晏子所引夏谚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”或算得是夏代仅存的韵语。《孟子》这书固然不假，但他根据何经何典，是否春秋、战国时人依托之作，我们却未敢轻下判断。

殷代歌诗，传者依然很少。《商颂》五篇，是否有殷遗文在内，抑全属周时宋人之作，已属疑问。此外见于《史记》者有殷末周初之歌两首：

箕子《过殷墟歌》：

《史记·宋世家》：“箕子朝周，过故殷墟，感宫室毁坏生禾黍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近妇人，乃作《麦秀》之诗以歌咏之。……殷民闻之，皆为流涕。”

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，不与我好兮。（司马迁释之曰“所谓狡童者，纣也。”）

伯夷《采薇歌》：
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，其辞曰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类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黄农虞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

《史记》固然是最有价值的古史，但所记三代前事，很多令人怀疑之处。这两首歌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文，但周初诗歌，《三百篇》著录已不少，其有流传之可能性甚明。然则这两首歌，大概也当可信。歌中文辞之优美，意味之浓厚，不待我赞叹了。

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诗，当以《三百篇》为代表，此处不再说了。其次，则《左传》所载零碎歌谣及其他韵语还不少，今摘录若干章以觐沿革。

周辛甲《虞箴》：（襄四年）

茫茫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。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亡（同忘）其国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

辛甲乃周武王时太史，《左传》不过追述其语。

宋正考父鼎铭：（昭七年）

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伋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矧于是，粥于是，以糊予口。

正考父为孔子远祖，在宋佐戴、武、宣三公。盖□□时人，《左传》追述之。

上两篇本非歌谣，因其为韵文之一体，见于《左传》，故类录之。

鲁羽父引周谚：（隐十一年）

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

晋士蒍引谚：（闵元年）

心苟无瑕，何恤乎无家。

晋士蒍赋：（僖五年）

狐裘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？

晋卜偃引童谣：（僖五年）

丙之辰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旂。鹳之奔奔，天策焯焯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

宋筑城者嘲华元讴：（宣二年）

睥其目，蟠其腹，弃甲而复。于思于思（同乌腮），弃甲复来。

鲁声伯梦中闻歌：（成十七年）

济垣之水，赠我以琼瑰。归乎归乎，琼瑰盈吾怀乎。

鲁人为臧纥诵：（襄四年）

臧之狐裘，败我于狐骀。我君小子，侏儒是使。侏儒侏儒，使我败于邾。

郑人为子产诵：（襄三十年）

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。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。
（子产初执政时所歌）

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；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
（执政三年后所歌）

鲁人为南蒯歌：（昭十二年）

我有圃，生之杞乎。从我者子乎，去我者鄙乎，倍其邻者耻乎。
已乎已乎，非吾党之士乎。

鲁鸛鹄谣：（昭二十五年）

鸛之鹄之，公出辱之。鸛鹄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馈之马。鸛鹄
踈踈，公在乾侯，征褰与襦。鸛鹄之巢，远哉遥遥，稠父丧劳，宋父
以骄。鸛鹄鸛鹄，往歌来哭。

吴申叔仪歌：（哀十三年）

佩玉蕊兮，余无所系之。旨酒一盛兮，余与褐之父睨之。

卫侯梦浑良夫噪：（哀十七年）

登此昆吾之虚，绵绵生之瓜。余为浑良夫，叫天无辜。

上所录并未完备，不过把文学成分较多的摘出来便了。内中最有趣的是嘲华元讴，一群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，把对面的人面目写得活现。最奇诡的是浑良夫噪，一个冤鬼被发跳掷的情状，在纸上飒飒有声。

上所录有许多要参考当时的本事，可看《左传》原文，今不赘录。

我们读这些谣谚，当然会感觉他和《三百篇》风格不同，尤其是后半期——襄、昭、定、哀间的作品，句法是长短句较多，格调多轻俊，藻泽加浓厚。虽彼此文体本不从同，亦可以见诗风变迁之一斑了。（《三百篇》中惟“胡为乎株林……”一章与《左传》诸歌谣最相似，此章乃陈灵公时诗，《三百篇》中最晚的一篇了。）

周代歌谣见于《左传》以外者尚不少，但真伪问题却大半要当心了。内中时代最早的则所谓□□西王母《白云谣》：

白云在天，丘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，尚复能来。

这首谣见《穆天子传》。说是周穆王上昆仑山见西王母，临归，王母觞之于瑶池，唱这谣送他，穆王还有和章。（恕不录）《穆天子传》这部书，乃晋太康三年在汲县魏安釐王冢中，与《竹书纪年》同时出土。书之真伪，问题很杂。若认为全伪，那么，便是晋人手笔；若认为真，便是战国人所

记，可算中国最古的小说。若谓西周时的穆王真有此事、真有此诗，未免痴人前说不得梦了。诗却甚佳，但和《三百篇》风格划然不同，细读自能辨。

次则所谓齐宁戚《饭牛歌》：

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逢尧与舜禅。短布单衣适至骭，从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。

这首诗始见于《史记集解》引应劭，云出《三齐记》。宁戚是管仲同时人。此诗若真，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。但我们当注意者，《吕氏春秋·举难篇》、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，并详载宁戚饭牛事，但皆仅言其“扣牛角而歌”，并没有载他的歌词。而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注引《说苑》则云：“宁戚饭牛于康衢，击车辐而歌《硕鼠》。”（今本作“歌顾见”，字形近而讹。）高诱《吕氏春秋注》亦云：“歌《硕鼠》也。”并将《诗经·硕鼠》篇全文录入注中。所歌是否必为《硕鼠》，虽未确知，但“南山白石”之篇为刘向、高诱所未见，总算有确实反证。《三齐记》已佚，不知何人所撰，恐是晚汉依托之作耳。（又《艺文类聚》及《文选·啸赋》李善注又各载有《宁戚歌》一首，与此文不同。《文选注》那首末句云：“吾将与尔适楚国。”似是因原有歌《硕鼠》之传说，乃将《硕鼠》篇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”，敷衍成文。《艺文类聚》那首前四句和《三齐记》那首大同小异，末句云：“吾将舍汝相齐国。”似是将那两首改头换面凑成。要之，三首皆不可信也。）此诗，就诗论诗，原是很好的，若果真，那么便是七言诗之祖。但我敢说这种诗格，决非春秋时所有，摆在东汉乐府里头，倒还算上乘。（其实宁戚饭牛事便根本不可信。布衣立谈取卿相，乃战国风气，春秋初期决无有此事。本是战国游说之士造出来，诗则东汉末伪中生伪。）

其次则所谓秦百里奚妻之歌：